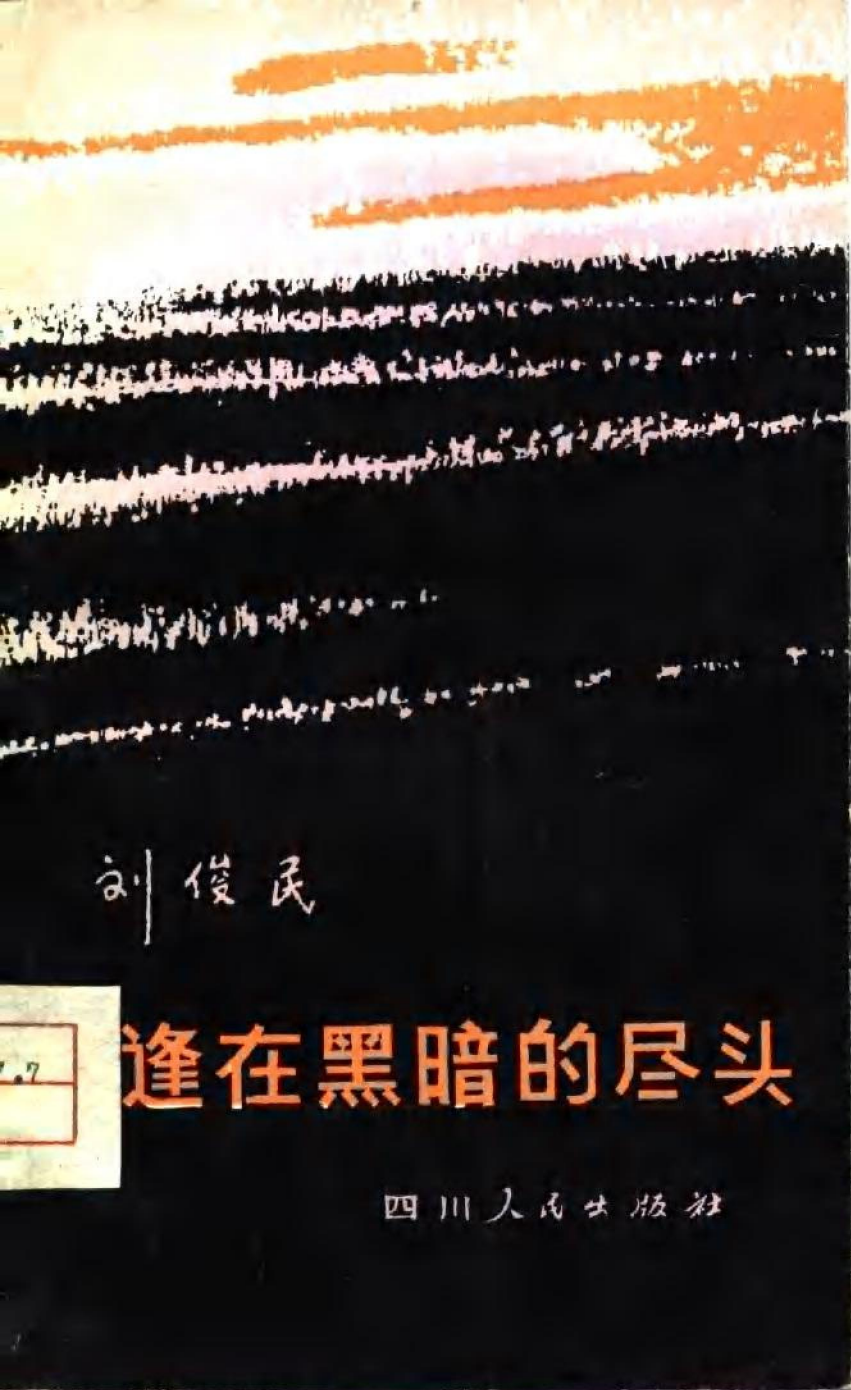




刘俊民

7  
逢在黑暗的尽头

四川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戴 卫

插图：万一兵

**相逢在黑暗的尽头**

刘俊民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4.5 插页5 字数80千  
1980年6月第一版 198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0册

---

书号：10118·324 定价：0.43元

---

## 目 录

---

|               |     |
|---------------|-----|
| 相逢在黑暗的尽头····· | 1   |
| 父 辈·····      | 60  |
| 初春的夕阳·····    | 91  |
| 强二嫂·····      | 112 |
| 生产队里的纠纷·····  | 135 |

---

## 相逢在黑暗的尽头

—

春节以后，我上火车站送了一个客人，正往回走，突然背后有人轻轻地叫着我的名字：“张玉琴！”

我回身一看，一个既不象干部打扮、又不象农民打扮的妇女，背着个山区农民常用的尖底背篋，迟疑地朝我走来。我向她投去一道陌生、惊疑的目光，算是对她的回答。她仔细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之后，望着我凄然一笑说：“真可谓‘纵使相逢应不识’了。”

她那带有一点伤感的语调，那淳朴而不俗气的神态，一下子从我的记忆深处唤出了一个年轻、贤雅、达观的“罗林芬”的形象。这可能吗？难道我眼前出现的是神话般的奇迹，上帝把一个去世多年的英灵送回了人间？不，决不可能。

“你是……”

“罗林芬！”

“啊?! 林芬姐，真的是你吗?! 听说你已经……”我差点把关于她投水自杀的传说讲了出来。

“你听说我已经见马克思去了对吧？马克思见我留在人间还有点用处，暂时不要我报到哩。”她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神秘、异样的光彩，但声音里却含着辛酸和悲凉的成份。这时，我才仔细地看了看她：昔日乌黑如云的青丝，罩上了一层银霜；黑里透红的脸庞，爬满了象征着苦难与熬煎的皱纹。美丽的青春象无情的江水一样从她身上流逝了！算起来我们已有整整二十二年没见面。二十二年，在短暂的人生中占着多么重要的比重啊，何况这二十二年又是她生命中的精华！……

## 二

那是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北风卷起地上的黄叶打着漩涡，到处飞落。火车站候客室里迎送亲人的男男女女，有的蜷缩着身子躲在角落里想避开狂风的侵袭；有的用热气哈着双手，跺着两脚，想与寒冷抗衡。一辆从成都开来的喷着浓烟的火车进站了。它因旅途劳累发出了“咔嚓、咔嚓”的喘息声。车门打开了，一个满脸络腮胡的黑大个，提着行李，把一个年轻的孕妇送到剪票口。

“老崔，你快回车上去吧，马上要开车了。”

“你爱人还没来接，要不我去签个字送你进城再走。”大胡子老崔憨厚地说。

“不，他一定会来的。谢谢你！”

赶火车的旅客乘车远去了；刚到站的同伴，也被亲人陆续接走了，而罗林芬——方才下车的那位年轻的孕妇，却还孤零零地站在寒风中，继续等待着事前约好要到车站来接她的丈夫王世勤。她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少妇。一头浓黑乌亮的短发，自然地往里曲髻着；青油油的细长的眉毛，略微向上弯曲。她穿了一件式样合体的咖啡色长呢大衣，使她那怀了孕的身子也不显得臃肿难看。她那圆圆的脸上飘着一层红晕，大而深沉的眼睛里，闪着热情和希望的光芒。她继续在车站找寻她的亲人。可是她失望了。看了看表，已经足足等了一个多钟头。要是换上另一个做妻子的，一定早在心里埋怨起自己的丈夫来了，可是罗林芬却不同。“他可能出差了，也许有什么急事，要不，准会来接我的。”她想，“过去他哪一次失过约呢！何况这次……”她看了看自己凸起的肚子，欣慰地笑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降临到她心间。她急切地想见到丈夫，同他一道分享即将来临的幸福。

罗林芬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把两个大旅行

包用绳子连在一起，朝肩上一搭，左手提着手提包，右手提起那个沉甸甸的竹篮，在旅客们协助下，跨上了公共汽车。

她刚走进县委机关大门，迎面就遇上和王世勤一个部门工作的年轻人小曾。走得汗珠满面的罗林芬老远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小曾，你要的皮鞋带来了。还有张玉琴要的《古代汉语》也买到了，你们上我那里来拿。”

小曾迟疑了一下，想伸手去帮罗林芬拿包包，但马上又把手缩回去了。他埋着头说：“谢谢你，林芬姐，我现在有事，另外抽时间去拿。”说完头也不抬地出了大门。

罗林芬感到小曾的神情有点儿异样。他出了啥事？挨了批评，还是爱情上受到挫折？记着一定要老王同他谈谈心。

罗林芬到了后院。这是新修的一排平房。她的家——王世勤的宿舍就在头一间。门扣着，没有上锁。

“他没有出差哩。”她忘了疲劳，三步两脚走进了房门，一股暖流向她扑来。房子里升了一炉火，茶壶在炉上冒着白气，顶得壶盖发出“嘤，嘤，嘤”的声音。桌子、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屋里东西放得井井有条。罗林芬放下行李，发现桌上压了一张纸条，是世勤留给她的：

林芬：

因事不能到车站接你，能原谅我吗？杯子里有泡好的茶，饼干筒里有点心。你先吃点东西。注意，不要喝冷茶，一定要冲热开水进去。吃了点心，你就洗一洗，换换衣服，然后，在家里休息。

吻你，我亲爱的妻子！

你的世勤

即日

罗林芬把纸条念了好几遍，（老王每次给她写的信或字条，她都要念几遍及至十几遍）顿觉一股热浪温暖着她的心。她在世勤的名字上吻了又吻。心里说：“我怎么会不原谅你呢，本来就没生你的气嘛，知道你是个忙人！”

罗林芬珍爱地把纸条放在贴身的荷包里，按照世勤的吩咐，吃了点心，喝了热茶，从衣柜里取出去年探亲时留下的换洗衣服，走到脸盆旁边。她看见脸盆里世勤已为她打好半盆水，连擦脸的毛巾也放到里面了，她的脸上，又泛起一阵幸福的微笑。此时此刻林芬沉浸在温暖和幸福中。她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志同道合、对妻子体贴入微的丈夫而骄傲。人们在爱情中，往往一个先爱，另一个被爱，而林芬和世勤的爱情却不是那样。早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们俩几乎是同时互相爱慕的。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抱负，共同的情操当然是他们结合的主要因素，但他们不同的性格更加深了相互的爱慕。世勤深爱着文静、贤雅的林芬性格中兼有男性的刚毅、开阔和达观；林芬却爱慕着坦直、明快的世勤性格中兼有女性的细腻、朴质和温存。结婚八年啦，夫妇俩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不到半年，要说这个幸福的家庭中还有什么不足，这就是唯一的憾事。可正是这点，更增强了相互的爱恋。难道不是吗？解放前夕，成都地下党决定派一批干部到川西北各地工作。他们俩的入党介绍人李帆同志被派到这个县作地下党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帆同志首先就点了王世勤的将。而林芬却在一个学院里忙于党的工作，不能同行。临别前，夫妇俩心里都很不平静。丈夫决心说服妻子让他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妻子却已不声不响地为丈夫准备好了一切行装。当时斗争非常残酷，夫妻一别，谁知道还能不能重逢？在分手的时候，林芬把一个珍藏很久的笔记本放到世勤的口袋里。笔记本扉页上写下了两句话：“离别是寻找光明的散兵线，相逢在黑暗的尽头。”

解放后，他们胜利的相逢了。但由于革命的需要，夫妇俩仍被留在各自工作过的地方。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愈少，而这点时间就愈加珍贵。现在林芬多么急迫地想见到世勤呵……。终于，房门轻

轻地开了又轻轻地合上，她日夜思念的人就站在面前。林芬张开两臂，扑到丈夫的怀里……

“原谅我……林芬，没到车站来接你……”丈夫用颤抖的声音歉疚地说。

林芬一只手堵住世勤的嘴，靠在他宽大结实的肩上喃喃地说：“不要说这个。世勤，你就要作爸爸啦，高兴吗？……今后，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家，听见吗，自己的家！那时，我们谁也不离开谁。”世勤默默地吻着妻子。林芬满怀欣喜地继续对他说：“学院又给你们组织部发了商调函，李帆同志还舍不得让你走吗？”

“嗨，这次他会舍得让我走的……”王世勤叹了口气说。

“真的？！”林芬喜出望外地扳着王世勤的肩问道。

“……”王世勤把头低了下去。

林芬这才注意到他的气色有些不对。他那英俊端庄充满朝气的面孔，罩上了一层灰色；眼窝深了些，本来就大而黑的眼睛显得更大、更黑。脸颊陷落了，四周的胡髭也冒出了短短的黑茬。“世勤，你怎么瘦了？”

“我？哦，太紧张的缘故……”世勤把林芬拉到床边，“你先休息一下吧。”这时，他发现床上

的行李，吃惊地说：“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唉，我……我又没去接你……”世勤难受地咬着自己嘴唇不愿说下去。

“我们学校有个工人叫崔梦祥，出差和我同路，他替我送下车来的。算啦，不说这个嘛。你看，这是啥？”她揭开竹篮，把一筐黄橙橙的广柑捧到世勤面前。

“甜橙！”这是世勤最爱吃的东西。

甜橙，把夫妇俩带入初恋的回忆里。一次地下党借野游活动举办时事讨论会。李帆和其他同志各自都带了些食品来到了少城公园荷花池旁边。人们要林芬把她带来的食品拿出来看看，林芬不好意思地将一个个金黄的甜橙放到草地上，同时深情地朝王世勤一瞥，对方便向她报以感激、会心的微笑。爱情的种籽，通过这甘美醇清的甜橙，在他俩的心间发芽了，而且也在同志们中间传开了……

王世勤默默地看着甜橙，一眶热泪差点要掉了出来。林芬却仍然沉浸在对往事幸福的回忆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她深情地说：“世勤，我们学院那片果园的甜橙已开始结果了。你要能调去，我们每天可以在树下散步、谈心，该有多好呀！”

世勤背过脸去。

“世勤，怎么啦？”

“没什么……我是看你那些包里尽装些啥东西。”世勤掩饰地说。

林芬便从旅行袋里取出大包小包的东西：“这都是上次来时同志们托带的。除了小曾、小薛、玉琴他们的东西外，还有李帆家里要的几斤大枣。”

王世勤叹了口气，怜爱地说：“哎，你的心都操在别人身上了，全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其实有的人并不感激你。”

“人家需要呗，我们又不是为了讨好谁。”妻子嗔怪地看了他一眼。

世勤动手铺床，替林芬脱掉大衣说：“你累了，躺一会再起来吃饭。”他替林芬盖上被子，拿起她那双扑满灰尘的皮鞋擦了起来。

当林芬打了会盹醒来时，世勤已把午饭摆好了，还特意煮了几节她最爱吃的香肠。

吃过午饭，林芬要世勤替李帆把那包枣子送去，老王又叹了口气说：“放一放再说嘛。”他看了看表，还不到上班的时候，便拿起林芬换下的衣服要出去洗。

林芬忙叫住他：“你放下，等会我自己去洗。现在你陪我坐一会不好吗？”

世勤摇摇头，看看她突起的肚子说：“你就在家休息，那儿也别去，嗯！”他出去以后，轻轻地

带上了房门。

林芬隐隐感到，世勤脸上有种难以捕捉的东西，他象有什么心事？她决定去找老李谈谈，顺便也好问一问世勤调动工作的事。

李帆住在县委办公大楼后边的一个小院里。去那里要通过办公大楼下面那道大门。林芬看见楼下围了不少人在看大字报，见了熟人，免不了又要寒暄一阵，她便从楼旁一条小路绕了过去。这是一个比较幽静的四合院，门前几株光秃秃的法国梧桐，象一个个瘦骨嶙峋的士兵，垂头丧气地排列在外边。院子里那棵枯干的紫荆花树，也失去了过去的艳丽，象一个青筋突起的老头儿，孤零零的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她推开朝南那道安有玻璃的房门，房间里异常清洁、宽敞。炉火燃得正旺，使屋里格外暖和。现在的组织部部长、反右办公室主任李帆似睡非睡地靠在藤躺椅上养神。听见有人推门，他睁开了眼睛。

“林芬同志，几时到的？”李帆迟缓地起动了他那穿着一套蓝色呢制服的颀长的身子。瘦削端庄的脸上，勉强地挤出了一丝笑容。他礼节性地伸出手来，用两根指头同林芬握了握手。

林芬发现李帆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便在靠桌子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回答说：“刚到。听说

你们要几斤大枣，我买来了。这枣子不太鲜了，要抓紧吃。”她顺手把枣子放到桌子上。

李帆倒了一杯白开水放在林芬面前，皱着眉头看了看那包枣子说：“你生孩子正需要这个，还是你拿回去吃吧。”

“我家有了。”林芬正说着，见李帆的爱人丁惠——一个贤良温柔的妇女从里间出来了。她一眼看见了罗林芬，便热情地走过来，伸出两手将林芬的手紧紧地握住。她那白净的脸庞显出一种难言的痛苦。

“谁叫你给林芬添麻烦的？”李帆看着桌上那包东西用责问的语气对妻子说。

“你不是要炖药嘛！”丁惠又转向林芬：“吃饭没有？我去给你取点点心来。”说着便进里屋去了。

房里又剩下李帆和林芬两人。“什么时候到的？”李帆打量着林芬心不在焉地问道，但马上又意识到这种寒暄的话已经问过一遍了。他自我解嘲地说：“哦，哦，你刚到。”

林芬已经察觉到李帆对她的态度有些改变。为什么呢？她有些困惑，也许是太忙的缘故。这时，她暗暗埋怨自己，真不该在李帆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来打搅他。于是她把要向他打听的话咽了回去。李帆看了看表，显然这是在下逐客令了。林芬趁机

起身告辞说：“老李，打搅你休息了 我改天再来。”

“不坐一会再走吗？”说话时，李帆显得很不自在。他起身送客了。

林芬刚出小院，丁惠就从后面匆匆赶来：“林芬，板凳都没坐热为啥就走了？”

“你们忙，我另外抽时间来看你。”

“你把这个拿上。”丁惠把一元多钱塞到林芬手里。

罗林芬感到很尴尬。李帆和他们是老同志了，又是世勤的老乡，两家人过去你来我往，经济上从不斤斤计较，何况这几斤枣。她断然地把钱退到丁惠手里。丁惠执意要给。林芬那里知道这是李帆特意要妻子赶来付钱的。丁惠把钱放到林芬手心里，又用自己的双手将它捏住，关切地轻声叮咛说：“要想开些，千万保重身子。”

“她在说什么？！”林芬捏着那几张冰冷的钞票，困惑地沿着大楼下面那条直路往回走。

大楼下，围观大字报的人见她走来，低声地议论着什么。有的老远地避开了；有的向她投来同情的目光；有的嘲讽地看着她……没有一个人同她打招呼，好象她突然变成了一个稀有的动物！她预感到大字报与自己有某种关系，紧走几步，醒目的大字报标题刺进了眼帘：《把同情右派、阻挠反右斗

争的王世勤揪出来示众！》；《漏网右派王世勤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王世勤用小恩小惠收买群众罪责难逃！》……还有些什么罗林芬看不见了。那一个个黑色的大字，就象一颗颗向她射来的子弹，在她头上轰鸣，在她心间爆炸！她只觉得两眼发黑，两腿发软，眼看快要倒下去了。一个声音在命令自己：“你要沉着，你要冷静，你不能当着这么多人倒下去！”她咬着牙，定了定神，最后朝那张署有李帆名字的大字报瞥了一眼，掉转身子，踉踉跄跄地沿着刚走过的路倒回李帆家里去。

李帆穿上灰色皮大衣，围上咖啡色的羊毛围巾，正要迈出房门。

“老李！……”站在门外的林芬，声音噎住了，但她抑制住自己，没让眼泪掉出来。

“进屋坐吧。”李帆无可奈何的搬了把藤椅放到门边。

林芬跨进屋子，但没有坐下。李帆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埋着头，在屋里来回踱着细步。从林芬的神情看来，他判定她已看到了大字报。一阵可怕的沉默之后，他叹了口气，掏出纸烟，在烟盒上轻轻敲打几下，说：“都怪他太坦率了！”

“难道坦率也成为罪过？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李帆耸了耸肩，后悔刚才自己那句流露真心的话，丧失了一个领导者的原则。他深深地吸了口烟，又吐了口浓浓的烟雾，仿佛要把他对王世勤尚存的最后一点同情心，统统排除体外似的。他想了想说：“他的问题很严重。公开为右派鸣冤叫屈，阻挠反右斗争。”

什么?!“为右派鸣冤叫屈?”“阻挠反右斗争?”不，这决不可能。林芬恳切地说：“李帆同志，别人不了解世勤，难道你也不了解他吗?他在你眼里，昨天还是一个革命者，一个爱不释手的干部，一夜之间，难道就变成了一个向党进攻的历史罪人?”讲到这里，林芬这个不轻易掉泪的人，也委屈地流下泪来。

“林芬同志，你应当冷静一点，这都怪老王他自己。最近以来他变了。过去，很多事他都听我招呼。可这一次，他根本不听劝阻，正当地委表扬我们县反右工作搞得好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提出异议，而且连我也烧了进去。”

哦，原来是这样!林芬一下子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前不久，她收到世勤一封来信，谈到他们县委总共才七十多个干部，就划了二十多个右派。有的人毫无任何反党言论，只是平时对个别领导工作上有些意见也定成右派，这显然是和中央精神背道而